抑倖進　退不肖　防微
革弊　弛利　武備
備邊　諭邊將　恤將士
賚功　厚勲戚　恤舊勞
禮羣臣　褒贈　明刑
恤刑　宥過　懷遠人

大明仁宗昭皇帝寶訓目錄終

大明仁宗昭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亂昌

敬天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遇冬不雪勑公侯伯五府都督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曰朕以眇躬託於臣民之上憂憫元元勤於夙夜而自今迄冬時雪不降來年無遂吾農柰何夫二氣之乖由朕德涼薄大臣與國同體燮理之助誠有賴焉朕方惕厲自省卿等亦懋脩乃

職用賛輔予庶以導召和氣康濟兆民夫愛民惟誠可
以動天願共勉之欽哉毋忽
○丙戌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
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慎脩敬天朕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左右
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刋印
上親製序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脩則休徵應
失則咎徵應天人感應之機神矣惟天心仁愛人君常
示變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於所警皆有惕厲脩省之
誠未嘗忽也此編明於天人之際審矣朕嗣承天序祗
若天道動靜云為恒慎諸此股股大臣與國同體欣戚
相均今各以賜之非惟使達夫吉凶之幾亦庶幾其燮
理之助云
聖孝
上為世子時
太宗皇帝舉兵靖難奉命居守旦暮督治守備及禦敵之
具每四鼓以起二鼓乃息左右或以過勤為言者答曰
君父身冒艱險在外此豈為子優逸時且根本之地敵人
所必趨者豈宜不為豫備而凡有所施為必稟命
仁孝皇后乃行
○永樂十一年七月庚子千秋節時

上監國南京先日禮部請行慶賀禮
上曰
車駕在北京予不得
君父前躬致禮乃可受羣臣禮耶其止之自是千秋節遇
車駕巡狩並免禮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丙寅
上為皇太子過鳳陽謁祭
皇陵畢周步陵旁望
仁祖純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
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既退陵下耆老進謁悉
賜酒饌慰勞之有知
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加賜優厚已而顧士
奇等歎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蓋
上重
祖宗事率如此
○永樂十九年正月辛卯
上為皇太子初至北京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官進保進奏牘每至輒有殿
下過失上聞而皆其妄言今宜疏此人
上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可於此人計較耶卒寘之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丁亥

上為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
太宗皆不聽
上召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嘆曰天
可欺乎非賴
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
上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丙寅勑諭禮部臣曰
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功追配
太祖統御天下二十餘年恩德在民萬世永賴
皇妣仁孝皇后母儀四海寅奉
宗廟協隆化理而尊號未上無以稱朕孝思及天下臣民
尊仰不忘之心其與羣臣定議請謚于南郊
○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
上釋衰服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不聽命與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六部都察院共奏
上宜服素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
上曰
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冠麻衣麻絰朝退仍
衰服
○十一月庚辰

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
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為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
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更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
周世子皆在
太祖閒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
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
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朕寤寐不忘今已命司
禮監刊印將賜諸子及弟姪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

○己丑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呂震奏冬至節請御正殿
受賀
上曰
梓宮在殯山陵未終因時興慕哀慟愈切慶賀之禮豈所
宜言勅免賀
○洪熙元年正月壬午勅禮部太常寺臣曰欽惟
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
上天肇興皇業
皇考太宗文皇帝中興
宗社再奠寰區
聖德神功咸配

天地易曰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
皇祖
皇考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
天地神祇奉
皇祖
皇考配神仍著典章垂範萬世如勑奉行
教皇太子
○洪熙元年二月壬子
上諭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東宮開講筵蓋欲皇太
子日聞正道養成德性講官當以大經大法進說其前
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四月丙午賜皇太子圖書并書諭曰朕惟祖孫父子於
天倫最重是以祖之於孫父之於子其親愛天下莫加
焉親愛之而期以富貴壽康蓋天下之同情而推明所
以長保富貴壽康之道以期之者聖人之心也爾朕嫡
長子
皇考太宗皇帝嫡長孫也自幼岐嶷粹美
皇考最所鍾愛鞠育提訓朝夕膝下誠以爾為遠大之器
而可付以
社稷人民之重者也故隨事垂訓皆聖人之至道帝王之
大經恩德廣厚譬諸天地之化豈易名言迺永樂甲辰
之春親征北虜車駕將發子孫咸在

天顏穆清顧爾謂朕曰古之令主於盤盂劒凡皆有銘用
自警也人之行莫大於中正況為人之上者乎吾以人
主中正四字為寶押師還製以賜之俾之自勉逮六師
凱旋不幸
皇考賓天朕已承
遺命正大統册爾為皇太子皇太子者天下之本係主器
之重必有令德用克欽承惟中興正為德之本謹遵
皇考成志製為寶押以授爾其懋敬之哉中正體用一也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
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
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為無非德也

而於君人者之施蓋又廣矣中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
表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發哉故以中正誠身則身尊
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
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聞而讒諂日退行
賞以中正則忠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
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
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君人之道
莫此為要爾懋敬之其篤念朕
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膺之以係
宗社生民之望於永遠哉
睦親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酉增諸王祿米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朕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
王居京師餘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在念帝王之治莫先
親親況朕新嗣太位於此尤當加意其加諸王歲祿於
是周府加米五千石通前二萬石悉支本色寧府原祿
一萬石悉支本色慶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萬石悉支
本色代府加米千五百石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瀋府
加米七千石通前萬石內本色米六千石餘折鈔唐府
加米千七百石通前五千石悉支本色遼府加米千石
通前二千石悉支本色肅府加米五百石通前一千石
悉支本色秦府原祿一萬石內加米四千五百石通前
五千石支本色餘五千石折鈔伊府加米千七百石通
前二千石悉支本色靖江王加米七百石通前一千石
悉支本色漢趙二府各加米二萬石通前三萬石仍歲
加鈔十萬貫晉濟熺給米三千石
賜晉濟熺書曰念昔與兄朝夕同侍
皇祖同學講習又同飲食起居兄弟之懷夙夜惓惓茲特
送翼善冠二金箱玳瑁帶一龍文袍服紵絲紗羅衣材
九襲白金三百兩鈔六千錠紵絲二十疋表裏錦九疋
羅二十表裏紗二十疋胡椒蘇木三千斤廐馬二十匹
及令戶部歲給米三千石用伸親親之情
○十一月壬午韓王冲熾襄陵王冲炑樂平王冲焋各獻

詩頌

上覽畢以示侍臣曰韓王兄弟文詞皆有可觀亦其資性聰敏務學所致王者之學雖不在文然能留心於此不後志於他斯亦可尚遂賜勑獎諭曰覽王詩頌詞明理暢足見勤學好文之篤誦之至再嘉嘆不已諸弟皆有淳篤明敏之資自今益潛心載籍用志古之賢王使東平河間不得專美前代豈不偉哉賜白金鈔幣有差

○甲申加各長公主號及歲祿

上謂禮部戶部臣曰朕

皇考同氣至親惟諸叔諸姑今諸叔之子皆已冊封諸姑在南京朕即位之初雖嘗有分賚而名號未加朕心有歉其加寧國長公主及懷慶大名南康永嘉含山汝陽寶慶七長公主皆為大長公主仍議增其歲祿於是戶部禮部議奏增寧國大長公主歲祿米三百石通前二千三百石內一千三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南康大長公主原祿米一千二百石內九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加懷慶大名永嘉含山汝陽寶慶六大長公主各祿米二百石通前一千二百石內九百石支本色餘折鈔從之

○己丑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侃贊偕來朝班朝臣之下

上顧見之諭鴻臚寺臣曰贊侃兄弟雖朕姪然宗親豈宜過列疏遠其令班於駙馬都尉之次著為令

○洪熙元年正月庚辰賜漢王高煦袞服皮弁服書曰世

子至言賢弟衰服皮弁服皆舊欲易新者今已製完顯人送去相望懸切其善調攝以副同氣之懷世子令於此月十二日歸并報知之

○三月辛卯遣中官賜漢王高煦袍服材書曰違濶隔歲懷思益深兄弟至親豈不欲朝暮晤聚共天倫之樂但以藩屏之重未遂斯志顧於同氣情當何如想在賢弟心不異此茲以寒暑袍服材九襲專人致意賢弟亮之賜趙王高燧亦如之

○甲午趙王高燧奏王府舊存祿米十二萬石在京乞官為運赴彰德

上命戶部於彰德附近倉內支秔米十二萬石給之賜書答趙王曰賢弟有所欲為義當從但目下軍民之困未蘇京師輸運不足者亦不以勞之念王府日用不可缺已勑戶部於彰德附近倉內支秔米十二萬石送王府王府之米在京者朝廷留用庶幾兩便

戒飭宗室

○洪熙元年二月辛酉賜書周王橚曰春和計尊履納福今宗室諸王男長未婚女長未嫁蓋多有之姪雖居憂制斯事固恒在念已令所司預辦儀物但喪服一除即為舉行今歸德衛送至王府中內使趙信等為婚禮擾民今悉發回府若有因此事別遣在他處者亦須取回庶免下人之議蓋朝廷與王國本出一家禮無大異惟叔

先帝同氣最親於今宗室最長姪叨承天位所望於叔者
凡事為諸王表儀姪所行事有過不及亦望匡翼此中
心之誠惟叔亮之
○甲子晉王濟熿及平陽王美圭互奏爭連伯灘田賜書
濟熿曰得奏田事兄亦檢閱
先帝時賢弟及平陽王所奏具見本末今仍遣人往蒲州
從寔審視繪圖來觀賢弟亦令一的當人同往務盡公
道庶幾將來處置得中古人有言易得者田地難得者
兄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兄於賢弟心相好也親愛
之言想惟亮察又遣書諭兄濟熿曰前平陽王言連伯
灘田雖已與之昨晉王亦言在
先帝時曾奏此事今檢閱不為無據已遣人往蒲州從公
審視圖畫來觀兄亦宜令平陽王遣一的當人至彼務
盡公道庶幾將來處置兩得其中古人有言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往事悉可置度外也蓋時濟熿猶
訴諸弟昔所構誣未已云
○四月戊申命華陽王悅燿居武岡州悅燿蜀獻王第一
子素放肆不順為父所惡父薨悅燿誣奏蜀長孫友堉
悖逆怨誹十數事意在去友堉則王位以次及已勑召
友堉廷辨未至而
太宗皇帝晏駕
上即位察知其誣復命友堉嗣蜀王而召悅燿悅燿至猶

執奏友堉前過
上厲色曰爾兩人行事蜀人所共知不可掩況可欺朝廷
乎以庶孽而懷奪嫡之志天道果與之乎
宗廟神靈亦祐之乎抵其奏於地叱之下悅燿惶恐退明
日復入奏請授護衛指揮千百戶子弟及女戶官并請
以流官為世襲
上曰朝廷之制護衛官當陞降者從王具奏郡王安得專
之不聽已而
上諭侍臣曰鸞梟不可同處矣遂賜書悅燿曰爾與友堉
本一氣至親既情義乖違同處必至相處傷湖廣武岡
州民淳俗厚蓋善地也爾往居之歲給爾祿米二千石
內一千石支本色餘折鈔其體朕惇睦之心安意以行
仍貯絲羅各十五表裏白金二百兩鈔一萬貫勑蜀王
友堉令遣人送華陽王家屬赴武岡完聚其平日隨從
之人悉還之然須厚資給以盡事叔之道
嚴祀禮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甲戌
上為皇太子浙江台州府言比文廟及學并按察分司廨
宇因海風傾塌欲重建之而頻年水旱民力不逮見有
沒入官屋請撤為之
上諭工部臣曰廟祀先師何惜於此而取沒入屋材其文
廟令有司別採材作之儒學及按察司聽撤舊材為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戊辰太常寺卿王勉劾奏通政使司通政使尹必用當省牲郊壇而令參議顧謙代行皆屬不恭時監察御史方糾必用他事

上曰御史所言特其一時之誤情可恕禮莫重於祀天而省牲不敬豈可復居是職於是必用謙皆下獄

○己巳

上諭禮部臣曰朝廷崇祀神祇悉有舊典主其事者當致虔恭以祈嘉貺福黎庶頗聞天下郡邑應祀壇宇歲久傾墊多不脩治甚非昭神明之道其飭有司修繕凡祭器祠宇并須堅緻潔淨所用物料悉出公帑毋斂民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以時點視違者罪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未以大祀南郊

上御奉天門文武羣臣受誓戒畢

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

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順調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欽哉

○四月己未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

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準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值民怨於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值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所在有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仁政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辰

上諭禮部臣曰

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屋敝壞肉粟布絮不以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恬不留意爾禮部嚴誡約之令謹視宜施實惠毋致失所

○庚申增京師百官軍士月米先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養兵必使平時衣食不乏無嗟怨之意則緩急用之得其力今遠戍者勞勤操練者亦少暇守衛者常不得下直間有餘丁亦別有差遣不得息在營率婦女幼稚無治生者而月粮止得五斗不足自贍此豈能無嗟怨宜如洪武中例月給一石慶曰如此恐百姓餽運不勝其勞

上曰古者寓兵於民一有調發民間騷動今之民平時雖

有養兵之勞而調發之際免於荷戈被甲晏然安居田里以此校之未為甚勞慶叩首曰此非愚臣所及遂召戶部尚書郭資諭曰往年百官軍士初扈從來月給米五斗可贍今都於此此曹多有家屬矣五斗不足以贍江南運輸固艱難然京師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往往守義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卿國之大臣獨不為遠慮哉朕於文武官及軍士月米悉欲加給五斗數年太倉儲積皆卿所掌不乏用否資對曰不乏遂命增給

○洪熙元年正月辛巳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為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

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於官馬孳息故民不願於其私今且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為令又命大學士楊士奇等曰須以詔書行之

○四月丁卯勑行在戶部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採之禁今聞有拔本而取者於古人斧斤以時之義何如宜禁止之

恤民

○永樂七年五月壬申朔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鮮州安邑縣儒學教諭自威言安
邑民饑流徙吏不知恤旱傷田稼而科徵不已民實窘
困無所訴告其稅粮乞折收鈔帛庶少蘇息之
上覽之曰守令民之父母艱難困苦當用心拯救使不失
所今艱難如此而不知恤又重以徵斂豈為民父母之
道命戶部停徵稅粮令巡按監察御史治縣官坐視民
瘼之罪命吏部曰威為教官養民非其職而能憂民可
嘉其以為安邑知縣
○永樂八年三月乙亥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右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啓
潁州及潁州衛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上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
待報汲黯何如人也亟發倉賑之勿緩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己丑
上為皇太子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
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為食
上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
釜傾什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
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
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
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今年秋稅
上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

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丁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諭戶部尚書郭資曰今年南北直隸并山東郡縣水旱之處粮芻皆無出而有司徵索不已甚為朝廷怨其悉蠲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庚辰以河南黃河汎溢祥符陳留鄢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多傷禾稼勅免今年稅粮馬草仍命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彰都指揮同知李信往鎮撫軍民

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安軍民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亦須周歷諮訪庶幾得民之情

○工部奏脩兵器請徵布漆於民

上曰兵器不可不脩但方下詔恤民民瘼未蘇何忍復有徵歛其官給價鈔市之

○丙戌鳳陽五河等縣奏雨水沒田稼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農民勞苦至秋成為水所傷既無自給不可復徵其稅其遣人覈實今歲粮芻悉免之

○庚寅通政使司左通政樂福言奉命沼水蘓松嘉湖杭常六府今歲六府田稼有傷於水者請寬其稅俟來歲

併徵

上曰今歲以恤民故寬之若來歲併徵民輸亦難其令以鈔布代輸

○乙未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今太僕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匹四匹者畢力於此故有耕桑盡廢衣食不給甚可矜憫其以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俾牧養乘習以待用亦軍民兩便也

○十月癸卯通政使言山東民運粮至通州張家灣因民家火延粮舟悉燬官府責償甚急民無所出奏乞緩徵

上諭戶部曰山東數年水旱民窮今又厄於此宜寬恤之其令每粮一石準輸鈔四錠

○丙午山東布政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前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代輸

上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戶部言今國用不足

上曰君民一體民貧豈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樂二十年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以鈔貸輸

○戊申通政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六科收貯

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奏章乃積於通政司

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六科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章即封進

朕親閱焉又諭之曰為近臣當究事理恤民難毋徒苟
應故事也
○癸丑順德府廣宗縣奏今歲雨水下田傷稼頗多乞寬
其租稅
上謂戶部臣曰比登萊諸郡雨水傷麥已蠲其永樂二十
年逋稅二十一年所逋者令折輸鈔廣宗可準此例寬
恤之若俟覈實而行則民困於有司之督責其遂行之
而後令巡按御史審實不實者罪之自今各處有告災
者悉準此例
○乙丑山西渾源州奏民逃徙者百餘戶其田荒廢而歲
額未除請以均分見在之民
上曰民窮甚故逃今以分見在之民是欲其皆窮而逃也
命戶部速除稅額若民有願耕者或逃者復歸就耕則
三年後徵稅
○十一月癸酉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
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
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
務樽節仍命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
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洪熙元年正月己亥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朝槩參政
葉春巡行應天鎮江等八府察民利病賜勑諭曰朕祗

奉鴻圖君臨兆庶惓惓夙夜康濟為心而南方諸郡尤
廑念慮誠以民衆地遠情難上通今特命爾等巡視應
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湖州杭州嘉興八府其軍民安
否何似何弊當去何利當建審求其故具以實聞爾等
必公必勤毋徒苟應故事庶副朕憂憫元元之意欽哉
○三月辛未朔勑守南京襄城伯李隆曰軍民久勞宜俾
休息況東作方興不可妨其農務所運營造木植已過
儀眞堪者令運至北京未過堪者俱於龍山廠收貯勑
南京工部亦如之
上勑戶部工部曰連年民力疲於轉輸朕夙夜思所以休
息之今北京庫藏所貯足給用度已令各處見解錢帛
金銀銅鐵等件未過儀眞堪者俱貯於南京庫藏如已
過堪聽來其原派納北京之粮仍令儹運
○壬辰罷徐州等處買羊毛時有自南京來奏事者
上召至榻前問道途所過百姓安否何如首以是對立命
所司罷之
○四月壬寅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秋粮之半停
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道路所過民情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
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其今年夏
稅及秋粮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

皇上俯恤民窮誠出於聖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
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
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即命用璽已遣使賫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
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勑平江伯陳瑄曰累歲軍民運木植勞勤朕甚憫之今
自儀眞至通州沿河木植悉皆停運就所至去處堆垜
令人看守軍民悉散遣歸其差去管運官不許以堆垜

為由遷延不歸以擾害百姓違者罪之
○甲辰勑南京太監王景弘曰朕以來春還京今遣宮匠
人等前來爾即提督將九五殿各宮院凡有滲漏之處
隨宜脩葺但可居足矣不必過為整齊以重勞人力
○丁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等陛辭勑諭謙曰往年
採木者必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倉卒採辦以足
虛奏之數厲民為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
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特命爾往
巡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即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
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
運如有不遵朕命仍前勞人採補者即枷釘差人解來

治以重罪

重農

○永樂七年三月辛未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戶部侍郎古朴曰今夏氣將至農事正急聞輸賦之人驟於京師久不得歸此必所司貪賄故生事阻滯其速榜諭凡運賦所過官司不即放行所至倉官不即收受者皆罪不貸

○永樂八年五月辛卯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右給事中耿通言驍騎等衛倉壞運粮至者露積久而虧折多工部侍郎陳壽等不預修理宜正其罪

上曰豈獨虧粮又妨農務令壽等亟修倉收納遣民歸治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浙江台州府臨海縣啓廣濟等處河道淤塞水閘頹壞乞脩浚

上諭工部臣曰春秋慎用民力而譏不時可令農隙脩築

○十月辛酉五城兵馬指揮司言比日京城軍民私宰牛甚衆請重罰以警之

上曰愚人苟圖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值逆鈔仍治私宰之罪時鈔法滯故權為此令

○十一月甲戌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辛卯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昔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益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効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洪熙元年正月丁酉密雲中衛舊城坍塌七百餘里奏請脩築

上曰今東作將興未可以妨農事姑俟秋成

○四月壬子魯王肇煇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脩理請停今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答曰屯田國之大政

皇祖

皇考制為萬世不易之法兄初即位豈可遽違以詢賢弟之請且詔書已定獨於賢弟更之衆其謂何況子粒仍充本衛軍粮於王府固自有益也居室損漏者可俟農隙脩之

求賢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乙卯

上命吏部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或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有稱識見優遠者量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論罪如律所舉之人後犯贓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數下詔舉賢而奉行者率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所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今必嚴舉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十一月甲申廷臣奏舉官者

上諭之曰君以求賢為務臣以薦賢為忠雖聖人用人不求備隨才大小皆有所用然天下之大其間豈無庶幾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勝千百人爾等為朝臣宜體朕此意悉心訪求勿苟徇私情而不顧公義古人言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朕亦以此觀爾遂命吏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必試而用之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長史司審理所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之弊乞加慎選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以十分論南

士取六分北士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用人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甲子

上以文官員冗命吏部汰之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廉汙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勝且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自今吏部宜精選勿濫

○九月乙酉陞靈壁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令佐靈壁縣事初誠以丞九年考績詣京師縣人父老詣闕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方乞復職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縣官親民苟得人當加秩而久任之俾一縣蒙福今民既願留之即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十二月辛亥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廣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

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之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圖治之意

○洪熙元年三月辛巳

上諭吏部臣曰刑獄係人死生近日刑官有以貪賄敗者有以深刻敗者蓋顛倒是非民苦寃抑天灾人譴彼必不免但簡用之者亦得辭其咎歟自今刑官必擇廉明公正謹厚之士無俾憸人得肆枉濫

○五月戊寅陞貴池縣典史黃金蘭為本縣知縣初金蘭以考績至京邑民父老詣闕言其施政寬厚有愛民心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留是不負朝廷任使矣遂有是命

命官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命英國公張輔等掌五軍都督府諭之曰卿等皆

先朝勳舊故託以股肱心膂其一乃志力以無媿職守

○己未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考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傅保
卿等免之遂命義為少保
○壬戌加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太傅賜勑諭曰卿國家
至親且老成有德望今朕嗣位之初方資毗輔之重特
命卿為太傅尚念
皇祖
皇考之大德悉心盡力用佐眇躬嘉謀嘉猷勿以道遠而
或咨朕虛已以俟焉賜晟鈔二萬貫綵幣表裏各十
○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
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翰林侍讀王進等佐之
上親舉印綬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
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
○庚寅命都指揮使張傑等任外職
上諭之曰爾等事
皇考多歷艱難朕初嗣位豈不欲爾旦夕在左右然念爾
皆老成人涉歷多而智識明今用補外職非徒使享富
貴汝有材能亦得展布以助益國家蓋今最要者愛養
士卒嚴固守備而正已以表下各往勉之
○四月戊辰命郎中李子潭等分往總兵官楊武侯薛祿
等處專理軍機文書賜勑諭之曰朕命將禦邊其軍務

之殷重在嚴謹而文墨所寄尤重得人今以爾等重厚
達於文理特命往各總兵官處凡其軍中機密文書從
總兵官同爾整理必謹嚴慎密不可泄漏其總兵官調
度軍馬發號施令等事爾一切不得干預總兵官宜以
禮待爾爾亦宜循守禮法不可輕慢庶幾協和相濟以
成國事欽哉

求言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丁亥
上謂翰林儒臣曰為政所大患者上下之情不通比來朝
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
為朕言當審其可否即行之庶幾少紓人困

庚寅

上諭鴻臚寺卿楊善等曰朕初即位凡吏治賢否民情休
戚皆欲聞之而四方遠者無由盡達自今方岳大臣來
朝即皆引見朕親問之庶幾以悉下情

○戊戌賜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
楊士奇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太子少保兼
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
之務重須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未
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毋憚於

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一月甲戌

上以在廷文武羣臣進言者寡勅諭之曰朕以菲德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共圖康濟矧屬亮陰之際尤切倚毗之心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有民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為國以得賢為重事君以進賢為忠今居官者或貪雜處賢否無別其何以望治效典兵者或部伍不實紀律不肅其何以嚴防禦仕者之祿不足而冗食之員甚衆法吏所尚平恕而罪人或困於深文推之百司之務夫豈皆適於中近者如斯何以法遠豈非憲紀不振言路猶壅夫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至公之典朕不敢私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直言而慮後譴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猷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丙子

上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即位之初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為京縣親民官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

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勑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為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丁亥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至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同心庶幾可以以共圖利安遂取五人誥詞御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

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悅

○十二月辛亥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不通兩日與卿等商畧未
決朕思之稼穡問農絲枲問婦此事須詢之閭閻市井
間庶盡委曲可揭榜通衢令官吏軍民中凡有所見許
詣闕自陳或赴通政司投進言當者從之否者不罪
○甲子湖廣等布政司左參政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
上諭之曰朕所以求言者蓋欲聞民情休戚吏治賢否比
來言者多舉末節細務而於民情吏治鮮及之蓋文具
塞責而已甚非朕意爾等方面大臣當有體國憂民之
心宜為朕舉其要且切者不然何以稱爾之職遂命禮
部會議澤等所言以聞
褒直言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壬辰平江伯陳瑄上言七事
上覽奏以付翰林臣曰瑄言皆當令所司速行又曰大臣
能用心如此亦難遂降勑獎諭之勑曰朕嗣承大統君
國子民之心夙夜惓惓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
三良契于懷已勑所司施行惟卿忠愛之誠嘉念不忘
特茲獎諭想宜知悉勑下左右或言瑄亦常談無足煩
寵褒者
上曰武臣能言及此難得且今皆懼言出得罪所當獎掖
以導之古人尚買死骨吾此舉豈不遠過之哉
○十一月丙甲翰林院學士楊榮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獎諭曰覽卿所奏為国家之計誠合朕心

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
忠懇特用酬報令賜卿綵幣一雙寶鈔一千貫卿其領之
○己亥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劄獎諭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
朕為唐虞之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金石之言誠忠良
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慮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
不肯進言今覽所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望卿始終
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
感卿特賚卿白米十石綵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賞章
眷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
○洪熙元年正月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

淮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受
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呂
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
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
文幣一表裏

改過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諭楊士奇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
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
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
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

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間羣
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
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
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之知之不難於改此卿所知也
○洪熙元年正月己丑命給朝覲官孳牧馬初兵部尚書
李慶以畿內之民困於牧養官馬乃建白請令山東山
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
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就令牧養其孳生
準民間例無者追陪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衛所府州
縣正官給兒馬佐貳首領官給騍馬俱從太僕寺及都
司布政司提督考較用寬畿內之民

上命與羣臣議慶覆奏羣臣議皆合遂下令中外凡官員
至京者於兵部給馬時朝覲官在京已給過半有近臣
力為
上言事體不便者
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提
督牧馬是風憲受制遂勅兵部曰初羣臣所議本欲便
行民今審思之誠有未當蓋國家以祿待士使牧民也
今以馬責其孳牧非惟失禮臣之體將有虧折貽害無
已遂使廉者難保其操行貪者得假此擾民況以下詔
寬恤民間牧馬令二歲納一駒豈復於官猶責孳牧縱
使各府州縣大小官一皆牧馬總約不及數千其於朝

廷補益幾何今朝覲官但已領馬者就依洪武中欽給官馬例給之不問孳息未領者悉止勿給

○三月丁丑

上以災異屢見而進言者鮮勑諭文武羣臣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天下之大政務之繁殆難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羣臣所共知也間因大理寺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蓋少豈以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為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朝參如故

明治體

上初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晉周三世子朝夕親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

中外臣民奏疏

上獨取其切於兵民疾苦及關

宗社大計者白之

太祖覽之稱善其間有一語一字之謬者悉置不以白

太祖指示之曰爾忽之耶對曰不敢忽顧小過失不足以瀆

天聽

太祖喜曰孫有君人之度哉

○永樂八年五月甲午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吏科給事中陶瑋有罪下獄時瑋

啓其鄉一工匠不赴公役而私賈於外

上曰爾以是為忠耶朝廷置六科雖以考察奏牘防閑欺

蔽亦欲聞政事之闕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

休戚豈無當言者皆未聞汝言而瑣瑣及此豈汝嘗有

私憾乎命刑召匠訊之刑部還言匠已役滿將歸暫賈

以給路費其家居與瑋隣素有私忿蓋誣之遂下瑋獄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己未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

來校尉上直屢失所懸銅牌銅牌所憑關防出入者請

治之以懲

上曰昨日下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勿

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貳國

家使人用信為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遵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周王橚奏欲以河南都司衙門與汝南王家屬居住遺書答曰
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係非輕不敢移易汝南王家屬至可於三護衛衙門內擇一寬濶者居之此為得宜

興學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丁卯禮部引羣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十一月壬申
上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倖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勑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充貢蓋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充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

○十二月甲辰

上諭吏部臣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之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能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學者志趣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太學之師皆得人自今慎重其選

大明仁宗昭皇帝寶訓卷之一終